

琦君

现代小说经典丛书

橘子红了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
琦君

橘子红了

李瑞騰 編

自從父親去世以後，母親的憂郁使我窒息得喘不過氣，我不敢與她多提起父親，不敢在家里彈琴，更不敢彈父親作的曲子。每天都是捧了琴譜到學校去練習。因為在那兒，有慈祥愷悌的梁老師能解救我的寂寞，舒暢我的胸懷。

從家到學校須經過父親安葬的胸懷。

的胸懷。

是帶一束鮮

花放在父親的墓前，然後

須經過父親安葬須經過父親安

的

父親去世周年紀念日，天空飄雪的墓前，然後的墓前，然後氣壓更沉重的心，從公墓門口走出來，週年紀念日，天年紀念日，天年

大清早上哪兒去，小婉？墓門口走出來墓門口走出來

去學校練琴。我回答，哪兒去，小婉哪兒去，小婉

到公墓上去。我回答琴。我回答

您也到公墓上去？！我詫異地看著他手中拿著的一束鮮花

哦！看看我的咪咪。

咪咪！她是您的……

我的女兒。她才十四歲就死了。她彈得一手好鋼琴。他低沉地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橘子红了/ 琦君著.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9.3

(现代小说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3099-2

I. 橘... II. 琦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15098 号

- 书 名 橘子红了
著 者 琦 君
责任编辑 蔡晓妮
责任校对 米 兰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字 数 200 千
印 张 14.5
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,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099-2
定 价 23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似地不好受。

「梁老師，我一直不知道您有一個女兒，您怎麼從沒有而我提起過她呢？」我開心地問。

「一個太可愛的女孩子，我實在不忍心提到她，一

她。」他已經到墓前，把花小心地放下來，沉默。

里的石凳邊，把雨衣。

「梁老師，您一

同情地問。

「在小咪三歲

「哦！」我

「一個多聰

珠，就跟她

婉，最奇怪

「像我！」我

慈祥的笑。

「她秉承了她母親

十歲的時候，她就能

光曲》，博得滿堂的掌聲，鮮花朵朵飛落在她腳跟前，一位夫人流著

心靈里洋溢著無窮

天看見

來看看

亭

篇

首《月



目 录

紫罗兰的芬芳	132
梅花的踪迹	118
橘子红了	76
钱塘江畔	65
七月的哀伤	50
缮校室八小时	31
百合羹	23
菁姐	10
琴心	1

目 录

探病记	209
绣香袋	198
阿玉	182
长沟流月去无声	168
死因	155
钟	145

琴 心

自从父亲去世以后，母亲的忧郁使我窒息得喘不过气，我不敢与她多提起父亲，不敢在家里弹琴，更不敢弹父亲作的曲子。每天都是捧了琴谱到学校去练习。因为在那儿，有慈祥恺悌的梁老师能解救我的寂寞，舒畅我的胸怀。

从家到学校须经过父亲安葬的公墓，每天去练琴时，我总是带一束鲜花放在父亲的墓前，然后踽踽走向学校。

父亲去世周年纪念日，天空飘着濛濛的雨丝，我怀着比低气压更沉重的心，从公墓门口走出来，迎面看见了梁老师。

“大清早上哪儿去，小婉？”梁老师总是这么亲切地喊我。

“去学校练琴。”我回答，“您呢？梁老师。”

“到公墓上去。”

“您也到公墓上去？！”我诧异地看着他手中拿着的一束鲜花。

“哦！看看我的小咪。”

“小咪！她是您的……”

“我的女儿。她才十四岁就死了。她弹得一手好钢琴。”他低沉地一面说，一面走向公墓。我也不自主地跟在他后面，心愈加像压着铅块似地不好受。

“梁老师，我一直不知道您有一个女儿，您怎么从没有向我提起过她呢？”我关心地问。

“一个太可爱的女孩子，我实在不忍心提到她，可是我总要常

来看看她。”他已经到墓前，把花小心地放下来，沉默了一会，又走到茅亭里的石凳边，把雨衣脱下来铺在上面说：“小婉，来，我们谈谈。”

“梁老师，您一个人住在宿舍里，师母呢？”我在他身边坐下，无限同情地问。

“在小咪三岁的时候，她就去世了。”

“哦！”我后悔不该引起他的伤感。

“一个多聪明伶俐的孩子，一双像森林里的月色那样清澈蔚蓝的眼珠，就跟她母亲的一模一样。”他把目光停在我脸上半晌说，“小婉，最奇怪的是她的轮廓也有点像你。”

“像我！”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梁老师在第一天看见我时，就泛起满脸慈祥的笑。

“她秉承了她母亲的音乐天才，小心灵里洋溢着无穷尽的美丽诗篇。十岁的时候，她就能演奏名曲，在一次音乐会里，她演奏了一首《月光曲》，博得满堂的掌声，鲜花朵朵飞落在她脚跟前，一位夫人流着眼泪抱起她亲吻了又亲吻。可是她并不因此而感到骄傲满足，回家以后，她那苹果般的脸儿反抹上了一层淡淡的忧郁，我不知道她是为什么。有一次，她夜深起来，小精灵似的摸到钢琴边，叮叮咚咚地弹起来，好似在向谁低诉心曲，直到我把她抱入怀中，她才捧着我的脸，眼泪汪汪地问：‘爸，您说妈会听到我弹琴吗？’你想，我能拿什么话回答她呢？她就是那么一个逗人感伤的小精灵，到了十四岁，仁慈的上帝就把她带走了。”他无限唏嘘地叹了口气。

我不知拿什么话安慰他，只是默默地谛听着。

“她一去，我就不能再作曲子了，奇怪，总没一个音符能够传递我的心声，每次我都嗒然若丧地放下了笔。那一把常为她伴奏的小提琴，亦已经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了。”

我瞥见他额上隐约的皱纹，仿佛他凄怆的往事同样萦绕在我的心头。因为我想起了自从父亲去世以后，母亲也从不碰一下钢琴了，忧伤真能催人的心情老去啊！

梁老师深邃的眼神注视着我，一手把我的肩抱得紧紧地。

“小婉！”他的声音变得非常温和，“你知道我非常爱你吗？你的愁容，你的笑靥都使我重新看见小咪，你帮助我寻回了旧时的灵感。看见你，我觉得小咪逐渐在长大了。她的天才将会有更大

的发展。小婉，你必须加倍努力，我将以全心灵来灌溉你。”

我被感动得说不出一个字来，只是依在他身边，让眼泪沾湿了他的襟袖。我似又仰望到父亲的慈容，充分享受着他的爱抚。

“梁老师，我也是非常爱您的，只是以前不怎么觉得罢了，从今以后，我也倾全心灵爱您，梁老师，让我来做您的小咪，答应我，快乐起来吧！”

我们紧紧相依着，微风细雨飘拂到我们的身上和脸上，一阵寒意，却愈使我们体会到心头的温暖。

二

我像小雀儿似的蹦蹦跳跳回到家中，可是母亲惨淡的容颜立刻又把我笼罩在阴暗的气氛中，她一个人站在院子里，手里拿着一枝开残了的月季花，落英片片飘到地面。

“妈，您怎么站在雨地里，小心着凉啊！”我扶着她慢慢走进屋子，她单薄的身体真是使我担心呢！

“你又到哪儿去了，小婉。”

“去看一位老师，妈。”我随口回答。因为我不愿意告诉她去练琴，更不愿让她知道去过公墓。

“今天是你爸爸的周年，你记得吗？”她眼里已满是泪水。

“记得，妈。”

“把你爸爸作的曲子都拿来。”她走到钢琴前，开启了琴盖。

“妈，您还是不要弹吧！”我凄婉地恳求。

“拿来！”她像石膏像似的坐在凳子上。

我不得不把父亲的曲子全拿了给她。琴音像幽谷里呜咽的泉流，从母亲的手指尖上涌出，一声声敲碎了我们的的心，泪水落在琴键上，她终于悄然而止了。

“妈，去休息吧！”我伏在她身边说。

“一年来我好像天天听见他柔情的呼唤，怎么今天的琴声反而这么模糊！”她站起来，梦幻似地望着父亲的照片，我从她迷茫的眼神里，感到人世间难于填补的缺憾和空虚。

三

月明如水的夜晚，悲凉的情绪实使我再不能与母亲愀然相对。我又悄悄地跑到学校去，坐在琴室里，只是反复地背诵着父亲的曲谱，可是当我弹到他一支未完成的曲子时，我伏在琴上哭了。

“孩子，不要哭，再弹下去。”梁老师不知何时已轻轻地站在我后面，温和地抚摸着我的头发。

“不能啊！梁老师，因为爸爸没有作完它。”

“再弹一遍！”他靠在琴边，抽出了铅笔。我重新弹着，眼睛看着他疾书的笔尖。

“多美妙的乐章，小婉，这是你父亲的杰作。”

“这是我为我母亲生日作的，可惜没写完他就去世了。”

梁老师衔着铅笔沉思了一会，又坐下来伸手轻轻敲着琴键，铿锵清脆的琴音萦绕在静静的琴室里。他凝神思索着，侧身倾听着，我忽然看见他的眼珠像蓝天的星星一样，闪动着一线安详而深远的喜悦。他将我一把拉起说：“小婉，陪我到外面散散步。”

我们趁着皎洁的月色，穿过树荫，漫步在校园里软绵绵的草坪上。早春料峭的夜风从树梢飘来，我把围巾包着脸，梁老师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披在我身上。

“您自己不冷吗？梁老师。”

“不冷，我此刻心里感到十分暖和呢！”他一手绕着我的肩，举首望着遥远的天空，眼里闪着光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神秘的光芒。

“小婉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自从小咪离我而去后，我就不能再作曲子了。因为我失去的不只她，还有她的妈妈。她们母女的爱就是我生命里的水源和阳光。没有她们，我的生命枯竭了。我还能赞美什么，歌颂什么呢？可是今天你父亲美妙的乐谱好像招回了失落的我灵魂，我听来是那么熟悉、亲切，仿佛它是从我自己心里奔泻出来的。小婉，我的灵感回来了，我能够再写了。小婉，你看天空是那么辽阔宁静，宇宙是那么奥妙新奇，可是它的原动力却只有一样东西，那就是爱。孩子，只要有爱、能爱，你就有了一切，懂得一切了。小婉，明天，明天你再来，或者我来看你

好吗?”

“不，梁老师，我母亲不喜欢陌生人到家里来。”

“陌生人!”他笑了一下，“好，那么还是你来吧!”

四

第二天晚上，我从梁老师那儿回来的时候，母亲已经睡了。起坐室里静悄悄的，我捻亮了灯，看见钢琴还开着，“母亲又弹过琴了!”我想。不由得也坐下来展开了梁老师为父亲续完的曲谱，顾不得母亲是否已睡着，就缓缓地弹奏起来。啊!那乐调，那柔和的、甜蜜的、充满了情爱的乐调，我几乎听到了父亲的心跳和呼吸。像被拥在天鹅绒那样温存的怀抱里，我在乐声中沉醉了。

母亲的脚步声惊醒了我，她已从楼梯上下来，面色在蓝灯光下愈加显得苍白，泪珠凝在长睫毛上。

“是谁作的曲子?”她的嗓音在发抖。

“妈!您醒了!”我站起来。

“是谁把它续完了?”

“是梁老师，我的一位音乐老师!”

她没有做声，嘴唇闭得紧紧地，好像在吞咽着无限的悲痛。

“妈，梁老师也是一位天才的作曲家，我真是非常爱他的。”

母亲默默地步到阳台，在婆婆的月影里，她像是一具幽灵，她忽然掉转脸来说：“孩子，再为我弹一遍。”

当我再弹起曲子的时候，抬头望母亲，觉察到笼罩在她眉宇之间的阴云愈加低压下来，一双深潭样的眸子只是向着空空的前面探索，她在想起什么来了。

渐渐地，我也沉入了幻境：父亲衔着烟斗，靠在沙发里听他自己的杰作，母亲在炉边拈针微笑。我一面弹琴，一面歌唱……谁说父亲已离去，他不是明明在我们身边吗? 不然的话，这琴音、这境界究竟何由而来呢?

顷刻间，我奔向母亲的怀里，我啜泣起来了。

“妈，我恍惚觉得爸爸回来了!”我呜咽着。

“真的吗?孩子!”她捧着我的脸，幽幽地说，“我也是这么觉得，一年了，都没像今晚这么清晰地看见他的面容，听见他的声

音,孩子,告诉我,这曲子是真的续下去了吗?”

“真的,妈,是梁老师把它续下去的!”

“梁老师?”她低低地问,“他是谁呢?”

“他教我音乐,他以全心灵教我。妈,他是一个孤独的人,因为他已经没有太太和孩子了。这些日子,他和我谈得很多,他是那么的爱我。我弹着爸的曲子,他听出了神。是心灵的感召吧!昨晚他把它续成了。他说他已找回了旧日的灵感,从此以后,他一定能再写曲子了。”

月亮照在母亲的脸上,冻结在她眼睛的那一点冰块渐渐溶解了,目光变得柔和起来,嘴角浮上一丝极细微的柔情的笑意,她好像想说什么却又忍住了。

她陪我回卧房,等我躺下后,带上房门,我安详地入了梦乡,一觉醒来,已是鸡声报晓,楼上传来了袅袅的琴声,母亲正在弹着梁老师作的曲子呢!

五

“梁老师,您愿意到我家谈谈吗?”我看见梁老师容光焕发的神态,不由得也高兴地问他。

“到你家去,你母亲不是不欢迎陌生人吗?”梁老师故意问我。

“我想不会的,梁老师。至少她不会像讨厌别人那么讨厌您,因为她昨天还弹了您为我爸爸续完的曲子呢!”

我恳切天真的邀请,得到了梁老师的首肯。

下午,母亲正展开纸张作画的时候,我陪着梁老师进来了。

“妈,梁老师来了。”

母亲略微吃了一惊,却慢慢地站起来,她以责备的目光瞥了我一眼,又转向梁老师说:

“对不起,小婉并没告诉我您要来……您请坐。”

“我跟小婉是最知己的朋友,你不要客气。”梁老师的神情也有点局促,只在靠窗边的椅子上坐下了。

两人沉默了半晌,似乎找不出话来说。我指着壁上挂的一幅梅花说:“梁老师,您看,这是我妈画的。”

“太好了,原来你还是个画家。”梁老师由衷地赞美着。

“画家!”母亲报以一个浅笑,“消愁罢了!”

又没话说了,我端给梁老师一杯咖啡,梁老师对我看看说:“小婉是个好孩子,我非常喜欢她!”

“她也很爱您,爱您的曲子!”母亲很自然地回答。

“是真的?”他的眼睛亮起来。

“是真的,您的曲子我听了!”

“您觉得怎么样?”渐渐地,梁老师的态度自然了,也兴奋了。

母亲手里拿着笔,缓缓地荡着淡墨,眼睛望着笔尖,另一手却抚摸着铺在桌上的宣纸。

“请您告诉我,我没有把曲子的意思搞错吧!”

母亲慢慢抬起脸来,梁老师恳挚坦率的目光与她的接触了,可是母亲并没有避开。

“嗯!”她点点头说,“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,总之,那不是生疏的调子。”

她的视线转向了壁上父亲的照片。

“谢谢您,谢谢您。”梁老师感慨地说,“自从我的孩子小咪去世以后,我就从来没有一天宁静的心情。是您的小婉帮我追回失去的梦,我的心灵重又得到了启示,我比以前领略得更多了。”

他站起来快快走到钢琴边,开启琴盖,铿然敲了一下,又梦幻似的说:“可是我怕这境界会像天边的彩虹,倏忽间又将从我心底逝去呢!”

梁老师幽幽的语调,好像在屋子里撒下了一层薄雾,我赶紧跑到琴边坐下说:“梁老师,我们来合奏一曲好吗?”

“好,我来奏一支三年前我自己作的曲子!”

琴音绕着恬静的屋子,沁入我们恬静的心胸,那么柔和,那么温馨,窗外飘来了花香鸟语,我分不出这是天上还是人间。

我们送梁老师走出院子的时候,他像月亮那么光辉的目光注视着母亲的脸,我看见母亲眼里含着晶莹的泪珠,也含着旁人难于察觉的带一点羞涩的安慰。

六

一点灵感,一点微妙的启示,使我心上浮起了一片荒唐而又

圣洁的意念，可是母亲愈加沉默的仪容却又使我心神困惑起来。

一个晴朗的午后，我独自徘徊在父亲的墓园里，以酸楚而又满怀希望的心情，向着父亲的神灵祈祷：“爸，求您告诉我，这是不是您的意旨和安排，是不是您重新撒下幸福的鲜花，使青春长驻人间。妈爱您，我知道。妈永远只爱您一个人。这永恒的爱是不会消逝的。正如您的曲子，您的诗篇，将永远灌溉着妈的心。可是我盼望妈的心田里再滋长出一枝嫩苗，那是爱情的延续，生命的再创造，也是您神灵庇护下的奇葩。爸，答应我，让我们充分享受人间至爱吧！”

我听见自己的心声在和父亲交谈，我得了更明确的启示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又遇见了梁老师，他一手拿着鲜花，一手抱着他的小提琴。

“到那儿去，小婉？”

“回家去，您呢？”

“到你家去。”他挽着我的手臂。

轻快的步子在给他哼着的歌声打拍子。我仔细端详他，他脸上的皱纹消失了，西装很整洁，打着一条紫红的领带，迎着扑面的春风，显得一派怡荡的神态。

“梁老师，看您很高兴呢！”

“是吗？你不也很高兴吗！”

“梁老师，您这束花真美。”

“送给你妈的。”

“啊！太好了，让我拿着好吗？”

“不，让我亲自递给她！”他朝我一笑，眼里闪着奇异的光辉。

“梁老师！”我柔声地喊，“您能想像我爸爸是怎样一个人吗？”

“你爸爸吗？一定是一个最慈爱，最懂得你，也最崇拜你妈妈的人。”

“您也一样地爱我，懂得我，梁老师，您是不是……”我忍住了。

“你还要说什么？孩子。”他拍拍我的肩。

“不说了。”我顽皮地一笑，“我想妈一定会喜欢您这束花的。”

梁老师抿嘴一笑，沉默了。我们的身子紧靠着，在柏油马路上慢慢地走去，太阳晒得暖烘烘的，碧水样的晴空飘着几丝云彩，轻风送来了醉人的芬芳。我们的心胸里都开出了灿烂的花朵。

到了家，母亲正画完一幅山水的风荷，亭亭的姿态在纸上显得栩栩欲生。

“妈，您画得太美了！”我惊奇地喊。

“看我的怎么样？”梁老师把花递到母亲手里。

“谢谢您，梁先生。当然是您的更美。”我又注意到他们的目光接触了，红晕飞上了母亲的双颊，她羞涩地低下了头，鼻尖凑到花朵上，又转身把花插入瓶中。我望着她的背影，乌黑的柔发，梳成一个入时的髻子，愈发衬得肌肤洁白。黑丝绒肥瘦合度的夹衫，显出身材的苗条，岁月何尝带走母亲的青春呢！

梁老师已把小提琴放上肩，一面调着琴弦，一面以征求的口吻向母亲说：

“我们来合奏一曲好吗？”

“你要我弹什么呢？”母亲向他嫣然一笑。

“弹我为你作的曲子好了！”

我目不转瞬地望着他们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在我这许多天来的困惑烦恼中，母亲和梁老师正在编着心灵的歌曲呢！

我借着倒茶连忙溜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静静地坐着，沉思着，听隔室的琴声传来和谐而甜蜜的调子。欢愉的泪珠不由得滴滴滚落下来，抬眼望书桌上父亲的照片，他慈爱的目光正在赞许地对着我微笑呢！

“爸！您伟大的歌曲完成了！”我伏在床前喃喃地说，“愿您祝福他们！”

菁 姐

菁姐来我家是在民国三十四年秋间，抗战胜利，我们阖家回杭州的时候。她父母亲都不幸在重庆大隧道惨案时罹难。我母亲一向就疼菁姐，她既成了无依的孤儿，母亲更有意收她为义女。那时她正十五岁，在高中念书，每星期必来我家度假。我们全家都爱她，大哥与我更喜欢添这么一位活泼温柔的好姊妹。所以我们把她当做天使，她也视我们如亲手足。胜利复员，父母亲就索性认她为亲生女儿，带回杭州了。

在杭州的那一段生活真是美好。我和菁姐都在教会中学读书，大哥转入了浙大农学院。每个周末，大哥都骑了单车来接我，再一同去接菁姐，菁姐总已经在校门口等我们了。她穿着翻领短衫，黑绸短裙，两根乌黑柔软的粗辫子，用一条黑缎带束在一起，在背后飘飘然地摆动着。大哥看看就爱叫她“小飞燕”。她的肌肤细腻洁白得像新剥出来的西湖菱，所以大哥又爱叫她“小红菱”。我呢，我只叫她一声“好菁姐”。她用荡漾着波光的眼神，给我柔和的一瞥，然后又转向大哥，嫣然微笑。她那洁白晶莹如玉米似的纤齿露出来了，显得她的两片红唇艳丽得像朵桃花。——其实我是不愿意拿桃花来比菁姐的，因为桃花哪有菁姐的高洁。如果说菁姐在容颜上还有什么缺点，那只能说她的两道浓黑的眉毛略微靠近了点，显得有点翠黛沉沉的，不大开朗。可是在我眼里，这都越发增加了她忧郁的美。

我们先回家吃母亲为我们准备好的点心，然后三辆自行车，肩并着肩骑向湖滨公园，躺在柔软的绿茵上憩息片刻，再经长堤从里湖兜回来，一路上的水光山色，涤净了我们心头所有的忧虑与尘垢。令人头痛的几何、三角，与望而生畏的英文老师的长面

孔，都丢到九霄云外了。我们笑着、唱着，像三个刚刚下凡的神仙，懵然不知人间有烦恼事。

星期天，天没亮，就计划着怎么玩。父母亲很少参加我们的小团体。他们说我们这些淘气的小捣蛋，会吵昏了他们的头。其实，他们明明知道我们玩得斯文透顶了。母亲心里更清楚，因为她常常轻声地对菁姐说：

“菁儿，顽皮的弟弟要你带着，骄傲任性的大哥，你得规劝他，不然他们是要闯祸的呢！”

母亲是那么甜甜地微笑着和菁姐说话，我觉得母亲也美丽如花了。

春天，我们在柳荫下垂钓，或把小船漂在清可见底的浅水碧波里，小几上满是水红菱。菁姐替我们剥，大哥一粒，我一粒。大哥一向不耐烦剥壳，春天的湖菱，夏天的莲蓬，秋天的糖炒栗，冬天的山核桃，全是菁姐给仔细剥壳去皮，大哥就丢进嘴里慢慢嚼着。而我呢？总不过意菁姐为我们做太多的事。看看菁姐纤白如兰花瓣似的手指在软软的红菱壳上转动，心里万分的怜惜。

“菁姐，让我来剥给您吃吧！”我常常这样说。

可是菁姐偏偏毫不在意地说：

“吃你的吧！小男孩儿别这么细声细气的了，我是应该照顾你的。”

“小男孩儿？”菁姐管我叫小男孩儿，我不知道自己心里是高兴还是生气。菁姐只比我大两岁半，大哥也只长了我四岁，为什么她把我看得那么小，那么大哥在她心中该是个英俊的青年人了。

夏天傍晚，我们把船荡进了亭亭似盖的荷花丛中，绿云款款地低护着我们的头和肩。菁姐斜依着，鬓边的短发轻轻拂着我的肩膀，一阵阵芬芳扑鼻而来，我分辨不出是荷花香还是菁姐的衣袖轻香。我伸手折取了一枝粉红色的荷花，凑在鼻子上闻着。

“真美！”我轻赞了一声。

“你指的是什么？”她问我。

“是荷花，还有菁姐。”

菁姐没有看我，却把脸转向大哥，向他粲然一笑，那笑容久久留在嘴边，美得就像我手中这朵刚出水的荷蕖。从那一刹那那里，我忽然感觉到菁姐的心神没有丝毫及于我，她与大哥已在脉脉相